



散文

难忘那年饺子香

王秀兰

俗话说：“冬至饺子夏至面，三伏烙饼摊鸡蛋。”转眼又快冬至了，回想这么多年，吃过多地方、许多口味的饺子，最让我念念不忘的，还是乡下学校食堂里那顿饺子。

那是四年前，我在乡下一所学校执教。冬至那天，我们正常上课。远离家的我内心一度失落，暗自发牢骚：“这大过节的，也不放假，都说‘冬至饺子夏至面’，让我上哪吃饺子啊？”可说归说，课还得正常上。

下课铃刚响，我就接到校长的电话。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你这远道的客人，今天冬至我做东，请你吃饺子补嘴空。不过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哦，一会儿别忘了来食堂餐厅帮忙包饺子！”我应和着，也疑惑着。挂了电话，我急忙放下教科书，溜一眼群里发的信息，方才恍然大悟。原来，校长早就在学校群里发了信息，说今天冬至，上完课的老师都到食堂餐厅包饺子，大家一起吃个

“合欢饺”。

等我赶到食堂时，已经有好几个老师在忙活了，陈师傅早已调好了饺子馅。由于师傅是外地人，调出来的馅也与我们平时吃的不同，说是“鲜藕肉馅”的。两大盆色泽鲜亮、清香扑鼻的馅料摆在餐桌上，看着就让人垂涎。巧手的唐老师已经帮忙和好了面，那一大盆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白亮亮、软胖胖的，真像一张胖娃娃放大的脸，喜庆祥和，洋溢着幸福的光泽。

说话间，唐老师已经捏出半托盘花边饺子。不甘下风的李老师的饺子更是亮眼，那一个个“元宝”彰显着喜庆，寓意财源滚滚。我有心想去学一手，又怕自己笨手笨脚的，净耽误工夫，还是老老实实擀面皮吧！起初，我一个一个地擀，后来看阿燕老师一次可以擀俩仨，我也急了，就比葫芦画瓢，摸索门道，最终也能一次擀出俩面皮。我欢喜着、雀

跃着，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餐厅里的老师越聚越多，今年新来的支教老师语嫣和雅琴也来了。可能在家没下过厨房，这次硬着头皮上“战场”的缘故吧，她们略显慌乱。只见她们一个擀皮，一个包饺子，擀出来的面皮薄厚不均、大小不一，包出来的饺子，有的变成了长条状，有的馅料不足瘪瘪的……热心的林老师，急忙跑到她们身边耐心指导，像极了慈祥的母亲。大家会心一笑，继续忙碌。那场面温馨和谐，幸福满满。

包完饺子，陈师傅早已架起两口大铁锅烧水了。只见红红的火苗舔着铁锅底部，吹风机呼呼地响着，好像战鼓催促着战马飞奔向火烧火燎的战场；那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的水在大锅里争先恐后地喧嚣着，好像呼吁它的子民——饺子——快点投入战斗。陈师傅也毫不含糊，迅速把一个个白白胖胖的“花饺子”“银

元宝”“瘪嘴饺”“长条饺”一股脑地赶到锅里去。只见饺子在水深火热的战场上，浮浮沉沉，打几个滚儿，转几个圈儿，就都漂浮在水面上。陈师傅掌握着火候，加两回水，大铜勺在锅里搅动几下，看着饺子泛熟，就高声喊道：“冬至饺子出锅了，大家拿碗来，咱这‘合欢饺’里庆团圆，丰年祥和财源来，祝大家冬至快乐哈！”在一片欢声笑语里，大家吃了一碗又一碗，只吃得双手抚肚笑容满面……

遗憾的是，一年后我调离了那所乡下学校，离家较近的县城小学工作。每天家校两点一线地奔跑着、忙碌着，再也没有机会尝到“合欢饺”的滋味了。那一口鲜藕肉馅的独特味道，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。每每想起，同事们的音容笑貌即浮现我的脑海，那鲜香爽脆的美味饺子也会出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禁不住思念满怀……

随笔

信任

小雪

今年夏天，家里的房子装修后，我把收藏的字画翻出来，准备挑两幅装裱，给异国他乡的家里添几分东方韵味。我打开一卷卷书画，仔细端详，其中一幅“大南瓜”画作跳进我的视野，让我想起画家刘世骏先生。

十几年前，也是一个夏天，瑞士小城琉森迎来往年少有的燥热天气。那时候，我刚得到卖手表的钟点工这份工作，一周工作两天，但每天要站七八个小时，心里虽有厌倦，但想到能够接触到全世界形形色色的客人，对于性格外向的我，也算是一种补偿。

那天奇热，盛夏，又是中午，太阳毫不留情地烤着大地万物，连狮子山上的石狮都热得打盹了。路上人稀，我和经理百无聊赖，就把三页的客人名单拿出来看。突然，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份画家团队的名单上，因我喜欢文艺，心中暗想，如果他们能到我们手表店来就好了，或许能讨到某位画家的签名。心中所念皆有回应，我抬头便发现店里来了一位华人。他七十多岁，穿着得体，五官立体，目光炯炯，唇间流淌微笑，戴着一副黑边眼镜，身上散发出一抹高贵与神秘——我猜，他是一位艺术家。

那时，他静静地站立在手表柜台前，不知是来找我，还是购物。我迎上去，问他需要帮助吗，他扭过头冲我笑，那笑，暖如春风。他夸赞我中文好。许是看我也是华人，又问我是国内哪里人。我如实相告，说是河南人。他眼睛圆睁，满脸惊喜，就像他乡遇故知一般，说：“嘿，咱俩是邻居，我是山东的。”我打量着他高高的个头，说：“看身材您就像山东人，像个艺术家。”这下，他更加惊讶，问我怎么知道。我说是猜的。他告诉我，猜对了，

他是画画的。

寒暄几句后，我问他要买表吗，怕他拒绝，我还说来一趟不容易，如果需要，我可以帮他推荐一些款式时尚的手表。他依然微笑着，说：“家人都有手表，应该没什么需要的。不过既然你推荐，我就买一块吧。”他还强调，只要二百欧元左右价位的手表。挑选好手表，要付款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忘记带钱了。

他尴尬地向我解释：“噢，对不起，没想到要买东西，我的钱包在行李箱里，我回住处拿。”我看看店外，心想，一位老人来回奔波，天热不说，路程还那么远。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“老先生，相识是缘分，既然您是艺术家，手表您先拿去，钱嘛，我先帮您付。”我说，“等您回国后，给我寄幅您的画就行。”他惊讶地问我：“您在异国他乡，素昧平生，我把手表拿走，您就不怕我不给您寄画吗？”我肯定地回答道：“不怕，我相信您。”于是，我们互留地址，挥手告别。

一个月后，我收到一个国内寄来的包裹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幅“大南瓜”画作，还有一封信，正是刘世骏先生寄来的。他在信的开头说，让他感动的是，异国他乡相遇的陌生人，还能保持真挚的信任。在信中，他回顾了我们对对话时的情景，还告诉我，他回国后与亲朋好友讲述了我们关于信任的故事。

今年夏天，我带女儿专程去青岛看望他。虽然只有一面之缘，因为“信任”，当我们再次相见，已似多年好友。所以说，唯有以真心换真心，才能以信任获取信任。我们都要好好珍惜每一个值得信任的人，也要珍惜得到的每一份信任。

诗歌

冬至

卞彬

这一个饺子
像一只耳朵

这只是小燕子的
它在南方能清楚地听到
春的消息

这只是青蛙的
它在冬眠中

能听到小溪潺潺的水声

这只是天空的
它能听到
城市和村庄的心跳

这只是大地的
它能听到
田野里庄稼的梦呓

这只是冬天的
它能听到
雪花悄悄飘落一地的洁白语言

没有一只耳朵是我的
我的耳朵
躲在一首诗里

随笔

军营里的饺子

刘建峰

1998年冬至，夜深沉如墨，漫长无边。在远离喧嚣的军营里，寒风凛冽地呼啸着，似一把把尖锐的冰刀，狠狠地拍打着营房的窗户，发出阵阵令人心悸的声响。

营房餐厅内，刚刚上桌的饺子热气腾腾，那熟悉的味道如同温暖的冰刀，勾起了我们对家的深深眷恋和思念。

我，一个拥有三年军龄的应急处突小分队队员同样思家心切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家乡冬至的习俗。有的战友回忆，在老家时，冬至这天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热热闹闹地包饺子，欢声笑语在屋子里回荡，浓浓的亲情弥漫在每一个角落；有人则说起妈妈包的饺子，那味道是任何美食都无法比拟的，饱含着家的温暖和母亲的慈爱……那一个个关于饺子的记忆，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星辰，在我们的心中闪烁。

然而，这温馨的一幕瞬间被打破。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突然刺破了宁静的夜空，那尖锐的声音让我们的手猛地一紧。命令传来，一名持刀行凶者挟持了无辜群

众。我们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放下手中的碗筷，迅速整理装备，奔赴现场。

现场的气氛紧张到极点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成了一块坚硬的冰。行凶者情绪激动，双眼通红，手中挥舞着锋利的刀具，那刀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着令人胆战的寒光。他把刀抵在一名群众的脖子上，那名无辜的群众满脸惊恐，身体不停地颤抖。

寒风呼啸，吹得旁边的树枝沙沙作响，更增添了几分恐怖。我们小心翼翼地靠近，每一步都格外谨慎。队长用沉稳的声音指挥着，让我们慌乱的心稍稍安定下来。负责谈判的我开始与行凶者对话，试图稳定他的情绪。“大哥，别冲动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放下刀，一切都可以解决。”我的声音温和有力，但行凶者却丝毫不为所动，反而更加暴躁。他大声吼叫：“都别靠近，再靠近，我就动刀杀人了！”话音刚落，行凶者手中的刀又往群众的脖子上贴了几分，一道浅浅的血痕瞬间出现。

我继续和行凶者周旋，队长和战友伺机寻找合适的突击位置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大家的神经都紧绷着，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
就在这时，从公安部门传来行凶者的信息。他是因为宅基地纠纷，一时冲动而行凶的，但他平时格外孝顺家中80岁的老娘。得知消息后，我及时转移话题：“大哥，冷静一下，今天是冬至，家里老娘还等着咱回去吃饺子呢。”听到这话，行凶者的注意力瞬间被我吸引过去。就在行凶者犹豫的一刹那，早已潜伏在一旁的突击队员李强几个箭步就冲到了行凶者面前。行凶者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被牢牢地控制住了，手中的刀也应声落地。其他战友迅速上前，合力擒住了行凶者。

成功解救了无辜群众，将行凶者移交相关部门，我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

任务结束后，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营区，本以为这个被突发事件打乱的冬至就这样过去了，心

中虽有遗憾，却也因完成了任务而感到踏实。然而，当炊事班的战友再次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时，那份惊喜和感动瞬间涌上心头。饺子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驱散了我们身上的疲惫。我们围坐在桌旁，看着那一个个饱满的饺子，心中满是感慨。

大家默默地吃着饺子，脸上流露出守护一方平安的自豪。在这个特殊的夜晚，饺子的味道格外鲜美，每一口都饱含着浓浓的温情。那温暖的味道在口中散开，流至心底，让我们感受到了部队大家庭的温暖。

如今，我已离开部队多年。又是一年冬至到，回想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冬至夜，军人的使命担当、战友的默契配合，仍历历在目。

曾经，在军营中，我们无畏危险，守护一方安宁。如今，那份军人的坚毅与勇敢仍深深烙印在心中。岁月更迭，但那夜的饺子香、那份热血的情怀，永远是我生命中的宝贵财富，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、不忘初心。

道源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
投稿邮箱:zkbrdaoyuan@126.com

有理想就能实现

王泉滔

我对文学的爱好始于高中一年级，高中毕业进了医学院，就很少再看医学以外的书。医学博大精深，与人打交道，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，稍有疏忽，就有可能给患者造成痛苦或致命的伤害。所以，我一心扑在医学研究上。

我知道《周口日报》，是在我实习的时候，有个同学说周口办了个报纸，当时叫《周口报》，我还向他寻了一份。

到了2013年，我从事临床工作已20多个年头，才想起重温文学书籍。因为一位医学大家说，医生也要读些文学作品，便于和患者沟通。

有一天，我在医院办公室偶然看到了一份《周口日报》，读了几篇副刊版面上的稿件，感觉很不错，就想试着写一写。

有一次，我坐在车内等朋友，想写几句话发微信朋友圈。等朋友回来了，我竟洋洋洒洒写了五六百字。驱车返程，只有前头一条光明的路。和朋友一路闲聊，到家已是半夜时分。我毫无困意，打开电脑，把文章写完，觉得发微信朋友圈获得数十行点赞已不是我的目标了。

第二天，我特意请教同事怎样发电子邮件，把这篇取名为《夜班》的稿件发到了报社的投稿邮箱。邮件发出后，我也没放在心上。过了两个月，一个高中同学见了我就说：“你发在报上的文章很好。”我听了很愕然地问：“写的啥？”他说：“《夜班》。”我问：“几号的报纸？”他说：“没在意。”我认真地嘱咐他：“回去看看，一定告诉我几号的

报纸。”

我在医院没有找到这张报纸，又特意去同学单位拿。拿到报纸时，晚霞映红半边天，我也兴奋到了极点，哼着曲儿回家。我没有先吃饭，而是把原稿和报纸上的文章逐句对照，才知道编辑给我修改润色了很多，对里面的用词、断句、句式、标点符号，都作了很多改动。我连看了三遍，感觉从中学到很多东西。

有人提倡赏识教育，我觉得有道理，别说学生，就是成人也是如此。看到文字变成铅字，我心潮澎湃，顿时有了读书欲、写作欲。我要说的是，我最感谢、最佩服的人是副刊的编辑老师，他们把我的文章装扮得如东邻之子，恰到好处。多年来，很想到报社致谢，要说距周口也是近在咫尺，但觉得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，没多少文采，有些胆怯。所以，至今没有去拜谢。

作为医生，我曾被《周口日报》报道过，后来又陆续在《周口日报》发了几篇文章。

近两年，父亲身体欠佳，且我工作太忙，很难沉下心来写作。但我没有忘记良师益友《周口日报》和《周口晚报》。同时，也没有对自己的本职工作有丝毫懈怠。

说句诚恳的话，我没有把文学创作等同于对医学的探究。对文学，还是那句话：“因喜爱而写。”因为，人生总要有个业余爱好，否则太寡趣。

人近花甲，应老当益壮，我绝不会松懈对医学的追求，也绝不会放弃对文学的爱好。